

战争问题

从美国官员言论
看苏修的进攻态势

巩 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防部长、空军部长、海军部长等高级军事官员纷纷发表文章、讲话，大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和美国的军事战略，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

从本刊这一期摘译的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空军部长麦克卢卡斯、海军部长米登多夫的讲话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文章、资料看来，美国统治集团已经越来越感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从施莱辛格发出“狼来了！”的惊呼声中，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苏修这只恶狼的嗥叫。美国空军部长算了一笔账：苏联的国防预算“在一九七四年也许比我们大百分之二十”；这一趋势具有十分严重的含义。美国海军部长则说：“苏联海军迅速扩充实力的趋势，同苏联其他战略战术的军事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将使任何一名海军部长有理由感到忧虑。”这些话，出自美国高级军事官员之口，确实反映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危机感。须知美国统治集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爬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以后，从来就是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从来没有说过这样愁眉苦脸的话。现在，一个更加阴险狡诈的、武装到牙齿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站在美国面前，怎样对付这个敌人，自然成了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的要务。发展空军，发展海军，发展核武

器 发展常规武器 准备打常规战争 准备打核战争 ,.....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关注的中心。因此,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的这些言论,深深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

明明是激烈的争夺 却偏偏要大叫大嚷‘缓和’这不过是麻痹敌人、使自己乘机扩张的手法罢了。两霸采取的都是这种手法,只是苏修特别擅长。美国当权人物也是一些老奸巨猾,他们又何尝不知?美国空军部长就捅了一下子,他说:“任何人也不要相信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能排除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缓和并没有阻止苏联继续增加它的军事实力。”美国海军部长惊呼:“我们现在正面临苏联海军的挑战。”这倒是真的。在“缓和”的烟幕下,苏修的武装部队超过了美国一倍,坦克超过了美国四倍以上,潜艇超过了美国近三倍,大型水面舰艇、战略核导弹都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要注意,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但是在扩军备战的规模上却大大超过了美国,他们想干什么不是很清楚吗?现在,苏联不仅具有庞大的陆、海、空军事实力,并在积极地发展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苏修依靠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制造紧张局势,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全球性的挑战,严重地动摇了美帝的霸权地位。当然,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也就步步扯下了披在它脸上的“缓和”的面纱,使世人对它的凶恶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

面对苏修的步步进逼,施莱辛格提出,战后美国的核“威慑政策”,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但是 施莱辛格提出的“灵活反应”的核战略理论,也不是过去美国那种“威慑政策”的简单翻版。根据“灵活反应”核战略理论,美国的军事实力虽然仍旧是建立在战略核力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要求美国军队具有打有限核战争的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准备同苏联在欧

洲主要战场上进行一场“长期的常规战争”。施莱辛格甚至主张，如果美国不能阻止苏联在欧洲的进攻时，可以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

施莱辛格为美国帝国主义设计的全面对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战略，是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反映。这种情况表明，战争的因素正在进一步增长，世界不安宁的局面将会日益加剧，全世界人民要有所准备。

美国必须保持强大^①

〔美〕约翰·麦克卢卡斯

大约每年这个时候，总统总是把联邦预算提交国会初审。这件事也在报纸和其他宣传工具中占了显著的地位。若干年来，人们曾要求削减防务开支，今年也不例外。此外，在最近几年内，有些美国人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缓和的时代大大地减少我们的防务费用。

在我看来，问题的回答有两个主要部分：通货膨胀和军事平衡。

通货膨胀的影响

在讨论通货膨胀时，关于它的严重影响，在这里无须我跟大家多讲。然而，我怕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它对国防的影响到底如何严重。

一九六八年以来，虽然国防预算按当年美元计算或多或少保持原有水平，但它的购买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仅在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看来我们已因通货膨胀实际减少了六十亿美元。

如果我们从一个较长时期来观察，这一影响甚至会更引人

这是美国空军部长约翰·麦克卢卡斯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讨论会上的讲话。

注目。例如，作为五十年代最高一年的一九五三年国防预算接近五百亿美元。如果按一九七五年美元价值计算，那一数字将达一千二百亿美元左右。

我的论点是：不管哪一年的美元总额有多少，有必要考虑到它们能换到的用以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实际国防物资。

你们大概熟悉的一个例子是燃料的费用。空军曾对节约能量作出很大努力。因此，我们预料今年燃料的消耗量将比一九七三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七。然而，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我们的燃料费用将比一九七三年大一倍以上。我们已经学会用大量减少燃料消耗的办法过日子，但仍不得不花两倍到三倍的燃料费用。

顺便提一下，试图预测通货膨胀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有时难于作出费用估计。你们不时会听到个别的防务计划费用增加了；但在最近几年内，大量的费用增加常常可以归因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对我们的防务是如此必要的 B-1 战略轰炸机计划中，在一九七〇年整个计划的费用估计中，大约有八分之一是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今天我们估计通货膨胀几乎将使总费用增加一倍。在七十年代的以后几年里，如通货膨胀率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一，则累计生产 B-1 的总费用将增加十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考虑通货膨胀，仍按一九七〇年美元价值计算，目前估计生产一架 B-1 的费用是三千四百三十万美元，比计划开始时增加不到百分之十二。

这样，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降低国防预算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它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致更为恰当的问题也许应当是我们怎么才能不让预算大幅度地增长呢？的确，自一九六八年以来，购买力削减了百分之四十，而承担的义务并没有相应地削减。国家仍希望有充分的军事安全。它还希望缓

和有进一步的进展。这两个目标有赖于保持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平衡。这不是说单凭军事实力就够了，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军 事 平 衡

显然，对某些人来说，缓和同实力是不相容的。这种看法多半是基于实力造成紧张和冲突的观念。虽然我认为没有足够的实力恰恰能产生同样的紧张和冲突，我想真正要牢记的一点在于缓和是合作和竞争的一个混合体，而且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东西。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缓和的利益和它的局限性。在一九七五年，它还不是以人类十足的利他主义为基础，而是以互利为基础，特别是避免核战争的灾难。过去几年中，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这种缓和的关系，我们对未来怀着希望，但是现在还不是松懈我们军事态势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再处于冷战之中，但我们还没有获得稳定的和平。

当然，缓和并没有阻止苏联继续增加它的军事实力。中央情报局估计，在我们开始从东南亚撤军后不久的一九七一年财政年度内，苏联国防费用比我们的还要大。当然，要对苏联计划的费用按美元作出精确的计算是困难的；然而很明显，他们的国防预算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在一九七四年也许比我们大百分之二十。苏联国防费用比美国大这一趋势具有十分严重的含义。

尽管我们认为，苏联人不能在一个夜晚来获取军事上或政治上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却关心他们正在发展新技术，这种新技术从较长时间来看确实能够产生那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强调：需要在军事平衡中保持“必要的均势”的理由。

在战略领域内，苏联人有一个广泛而野心勃勃的以四种新洲际弹道导弹为重点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其中三种曾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进行试射。所有这四种新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目前正在进行中或就要开始进行。此外，苏联人有一种新的、远射程的、机翼能摆动的、逆火式远程轰炸机。他们还继续生产更多的装有现代化的四千哩射程导弹的核潜艇。

我们曾试图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保持战略均势。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轮会谈中，双方达成了限制战略进攻导弹发射架和反弹道导弹的数量的协定。然而，进攻性武器的限制对双方来说是不相等的，而且在质量方面没有约束，例如把现有导弹改装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在五年协定期间内，有若干因素其中包括我们在轰炸机数量上的优势弥补了这些不利的条件。但就较长时期来说，苏联人有潜力使用一种新的轰炸机，并利用他们较大的导弹升力或发射重量来部署核弹头，比美国所能有的以地面为基地的导弹的核弹头多一倍以上，那就不会存在必要的均势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谅解中，我们建立了导弹发射架和轰炸机的总量相等原则，其中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数量单独加以限制。这个谅解在保持战略均势方面前进了一步，而且为今后减少战略武器水平提供基础。然而，具体细节仍需谈判，甚至在具体细节谈妥后，必须不让苏联在质量上的改进造成严重的不平衡。

由于发展一种新的重大的系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因此，如果要同苏联将来巨大的战略力量的改进保持平衡，我们就必须继续发展并改进我们的导弹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着眼于象空军机动力这样一类新的概念的理由。我们最近试验了空中发射方法的实用性，从一架飞机上投下一个信管保险的民兵式

1号导弹，用降落伞垂直拉着，然后很快让它着火。我们还正在研究地面机动导弹和越来越坚固的发射井。

当苏联增强它们的战略能力时，轰炸机变得更为重要了。这种载人的武器使敌人不能通过发展一种有效地进攻我们的三合一战略力量——洲际弹道导弹，海上发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的方法来抵销我们的威慑力量。而且，轰炸机能够提供高度的选择力和调节灵敏度；这样，在继续制止全面核战争的同时，轰炸机在回答有限核进攻方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法宝。在危机形势下，这个机动的能力非常有助于谈判的进程。

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将帮助我们保持战略均势。它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苏联人正在增强他们的力量，而且从长远来看，他们也许会处于一种打破平衡的地位。因此，我们也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核力量。

然而，一般核战争的威慑力量并不是我们唯一的要求。我们还需要有制止常规战争的能力，当这样一种战争真的开始时，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任何人也不要相信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能排除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就是在缓和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战争的一个例子。

对空军来说，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在特定场合，这种暴力行为的爆发意味着除了我们的核力量外，还需要一个战略空运能力。我深信，例如在一九七三年秋，我们对中东空运装备的迅速反应，对缓和战争在那里的影响和使之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和平是有很大大关系的。但在显示我们空运能力的同时，我们还重申，这种空运能力对应付欧洲可能发生的重大冲突来说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已着手一项改进我们的战略空运力量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加强我们的 C-141 运输机的运输能力和改进民用客机，使它们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运送军用物资。

中东战争也证明了现代战术空军力量的必要性。在防止或打一场常规战争时，空军在对付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地面部队或地面武器方面，也许可以作为巨大的均衡力量。以欧洲为例，战术空军在抵销华沙条约国在坦克方面的巨大优势中，必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要使我们的战术空军有效，它们必须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加以现代化。举例说，我们目前主要依靠的 F-4 战斗机，这种飞机大约是在十五年前设计的。要在下一个十年中继续保持空中优势，我们需要一种更现代化的飞机，足以打败苏联人能够制造的最好的战斗机。

因此我们发展和制造了 F-15。这是一种最好的飞机，它在试验中已有卓越的成绩。在过去几周中，在达到各种高度的升高时间方面，它打破了国际公认的、包括苏联米格-25 狐蝠式飞机在内的纪录。这还只是 F-15 显示力量的一项指标，这项指标在控制天空的能力中是一个主要因素。我们指望它给我们所必需的空中优势。

为了给地面部队以较好的支持，我们正在生产 A-10 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这种飞机将是简单而又结实的，因而它能在前沿阵地进行活动。它将能大量载重并在低云和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飞行，这种情况在欧洲是经常遇见的。A-10 还将能击毁重型装甲车，因而在防止华沙条约国在欧洲发动一场常规战争中起一种主要的作用。由于现代常规战争要求空军的近距离控制，又由于我们需要改进同海外地区的盟国空军的协作，我们发展了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 (AWACS)。它主要是利用一架波音-707 飞机，在机上装备长距离雷达和有关的计算机等。AWACS 的新型雷达能够看到几千平方英里地区上空的几百架飞机，甚还能发现快速、低飞的飞机。它也能侦察和追踪敌人的海军。因

此，我们相信 AWACS 会使我们在整个战斗区域中，在改进部队的指挥和控制方面得到一定的提高。它在欧洲特别有用，因为，在那里的战斗很可能要使用密集的飞机和其他军事力量。

这些现代化的方案，将继续使我国在空军方面比谁都强大。我们认识到它们要花费巨款，我们正在尽可能节约地来完成这个任务。举例说，我们曾经制造过一种有战斗力但并不是很尖端的飞机，它能使我们降低生产战斗机的费用。对两家承包工厂的飞机原型进行比较后，我们选择了 F-16，把它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新的战斗机。F-16 对 F-15 的性能作了某些补充，我们认为这两种飞机将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在成本方面使数量和质量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也对这样一种飞机感到兴趣，我们希望他们将选择 F-16。如果他们这样做，这将会帮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装备的标准化并降低国防费用。

同其他武装部队所需要的措施一样，这些方案将会帮助我们保持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平衡，这种军事平衡对缓和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正在要求美国公民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对有些人来说，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担负起这么广泛的义务呢？简单地说，因为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这样做。只有美国有力量对抗苏联的实力。只有我们才能保证有足以遏制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平衡。

让我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必须提供这种均衡。在战略部队范围内，美国是能够保持对苏联有毁灭能力的唯一国家。那就是说，只有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力量，并使苏联的设计者相信，即使在对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后，我们的残存部队仍足以使苏联遭受无法忍受的损害。此外，只有美国能够对我们的盟国提供可靠的“核保护伞”。因此，正是美国必须制止核战争。

历史证明了一句古老的格言是正确的，战争发生于军事力量的明显不平衡，而不是平衡。去年八月，福特总统就职后不久，他保证和我们的盟国“继续忠诚合作”。我们仍然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当我们既不是世界警察，也不热心于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无疑仍然是积极的集体安全制度的主要支持者。

结 论

简单地说，国防预算同你们的家庭预算一样，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规模还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即应当考虑到日益增长的苏联军事力量的现实和由此而引起的美国的国际义务。

当然，我们作为人民可以决定不承担这个义务，但在我们做出这种决定之前，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会引起后果。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上个月在纽约的谈话中指出：“除非我们准备去保卫在北美以外的世界的各地，否则，我们将会很快发觉，除了北美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保卫了。”然后他强调说：“在那种情况下，国家投入防御的力量将大大增加而不是减少。”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不管他所关心的是国内社会进步、国家安全还是个人自由。今天，这是我们还能够作出决定并加以避免的一种形势。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美国《当今重要演说》半月刊
陈声雅袁缉辉译）

世界海上力量^①

〔美〕威廉·米登多夫

纵观美国历史，海上力量是构成我国强大所必要的一部分。一支强大的商船队促使我国的经济向前发展，它为我们的工业基地输送了必需的原材料。

一支强大的海军保卫了我国的海岸，保护了我们的海运航线，防御侵略，并且在全世界表明美国的存在。

毫无疑问，海上力量对我国的发展曾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许多关键问题。作为一个国家要生存下去的能力，我们比以往更加依赖于海上力量了。

在这些关键问题中，首先是政治问题。中东的紧张局势日趋严重。这个敏感地区以前所发生的历次危机表明，在稳定潜在的动荡局面和制止外来干涉方面，美国的海上力量的作用是显著的。

美国海上力量所固有的种种能力，可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美国海上力量的能力主要是：

（1）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内，都具有可靠地履行美国军事承诺的能力。

（2）几乎在世界任何地区，都具有保护和撤退美国公民的能力。

这是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米登多夫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在旧金山的一次讲话。

(3) 在无须同时作出武力承诺的情况下，具有显示军事影响的能力。

(4) 在不泄露真正意图的情况下，具有明确表示美国利益和力量的能力。

而且，外交约束、基地权利、飞行特权或东道国的压力对海上力量的影响都是最小的。

当前国际舞台的特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界限分明的两极化政治转化了。现在和将来，国际争端会越来越以政治和经济问题为特色。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国家战略下，美国海上力量在帮助国际稳定，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将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是经济问题。去年，石油生产国拥有的货币储备金已从一百三十亿美元上升了两倍，达到三百八十亿美元。这些储备占世界货币储备金的百分之十九，几乎同工业化的欧洲在一九七〇年的全部储备金相等。财政部长威廉·西蒙最近指出，到一九八〇年，这种资本积累将二十倍于现在，可能超过五千亿美元。

比如，沙特阿拉伯目前在世界最大货币储存国中占第四位。而去年这个时候，沙特阿拉伯仅有四十亿美元，这笔相当大的金额占世界第十三位。今天，它的储备总额达一百一十五亿美元。只有西德（三百二十五亿美元）、美国（一百五十七亿美元）和日本（一百三十二亿美元）超过沙特阿拉伯。

这种财富的急剧积累，而且集中在十分敏感的中东，就有对世界财政体系造成新压力的威胁。

美国海上力量对稳定这个战略地区（那里，集中着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探明的世界石油储藏量），很可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此外，世界上最集中的石油海运都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

条狭窄的、沟通阿拉伯湾和印度洋的水道，每天平均要通过近两千万桶石油，占世界石油出口量的一半。如果这个海峡为一个敌对国家控制，就能完全切断大部分自由世界同它的主要石油产地的联系。同样，如果印度洋为一支敌对海军控制，就会妨碍或剥夺油轮的航海自由。

现在，苏联舰队经常在印度洋活动，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一般包括一艘导弹巡洋舰、几艘驱逐舰、一艘两栖艇和几艘辅助舰只。相反，美国海军的中东舰队只有三艘军舰。另外，美国现在定期派遣航空母舰特遣队进入印度洋。

第三个问题仍是经济问题。今天的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原料和能源的输入。

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须有七十一种不可缺少的战略性原料和金属。我们必须进口六十八种这样的原料和金属，而且全部或者部分要通过海运。

一九七三年，美国由海运进口了五千万吨以上价值超过四十亿美元的原料和矿物。

据估计，在今后的十年中，我们必需进口的物资还有一半仍将通过海运。

我们的能源也依赖进口。在一九七三年，我们由海运进口了近五亿八千万桶原油和精炼油，占我们国内消耗量的百分之二十九。

保护这类重要物资的运输航道就是美国海军的任务。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政策，在当前世界上施加一种政治和外交影响，也是美国海军的任务。

现在美国海军舰队服役的舰只，已下降到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半以来的最低数，然而，今天我国的军舰确实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式军舰强得多。

现在的“企业”号航空母舰装载着尖端的 F-14、A-6、A-7 航空队，比第二次大战时同样的航空母舰拥有更加强有力的打击力量。

但是，仅仅六年前，我们还有一支近一千艘军舰的现役舰队。由于这些军舰大部分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建造的，还由于财政预算的限制，我们把海军削减了一半，以致今天大约降到五百艘以下了。

战舰预定服役期限是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在一九六八年，服役舰队的平均舰龄已达到十八年。因此，显而易见，为了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新舰只，必须缩减旧舰只的数目。

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期间，我们海军曾计划每年建造约五十艘新舰只。后来，为了满足越南战争的财政需要而减少了造船费用。

我们还花费了很多钱改装三十一艘北极星潜艇，把它们装上了海神式导弹，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战略威慑能力。

过去的六年里，尽管我们不得不裁减服役舰队中的超龄舰只，而我们的海军却每年只允许建造十三艘新舰。这种每年十三艘的造船速度，意味着美国海军永远不能恢复九百艘军舰的实力，而且，除非增加每年造船量，否则可能连一支五百艘军舰的舰队都维持不了。

事实上，如果不迅速纠正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路线，就会形成单方面裁减海军。

解决这个紧急问题有若干方案。

在我们的一九七五年度造船计划里，我们采用两种方案，连买带造，将有助于增加舰队的数量。

第一种舰艇是导弹水翼巡逻艇。这种巡逻艇在波涛汹涌时能高速参战，将使海军在变幻莫测的战斗环境下具有一种有效

的打击力量。这一类的舰艇能立即担负起原先由我们大型舰船负责的巡逻和监视任务，从而，就能把我们的斯普恩斯级和诺克斯级战斗舰替换下来，去执行其他任务，诸如参加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活动和参与反潜艇战。我们希望建造三十艘导弹水翼巡逻艇。

第二种舰艇是护航炮舰。我们设想，这类军舰将为舰队提供一种造价低廉而载重量大的舰只，用来执行十分重要的护航任务。我们希望建造五十艘这类军舰。

另外，我们在继续建造斯普恩斯级驱逐舰、洛杉矶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和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还有一个更为先进的设想是水面效应舰只，这类军舰的时速超过八十浬。一旦研究和发展工作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建造这类军舰，部署在世界各大洋。这类军舰的高速性能和精密的武器系统，能使它们在将来成为一种有效的、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军舰。

国会完全了解海军需要更多的军舰和我们造船计划里的问题。国会同意在今年的预算中建造二十二艘军舰。

但是，可怕的通货膨胀，却使我们的造船努力受到挫折。

比如，废钢铁的价格在不到一年内几乎涨了一倍。全部造船费用可能将上涨百分之二十。因此，主要由于通货膨胀，我们海军的造船计划现在已亏空二十亿美元。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各级政府都注意到这类关键性的问题，并在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我感到，在行政机构或立法机构里的每个人都认识到有这种需要。归根结蒂，这是一项当我们面临着具有深远影响的情况下完成重建舰队任务的问题。

在上述范围内，我要谈一件十分重大的军事问题。在美国舰队削减一半、造船计划又受到通货膨胀威胁的时候，我们现在

正面临苏联海军的挑战。

让我先说一下，苏联海军起初还不是羽毛丰满的。那时，美国海军拥有巨大的支持力量，拥有真正的、经过战斗考验的实力。

然而，我本人认为，苏联海军扩充实力的趋势是从有原子弹以来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之一。

把苏联海军迅速扩充实力的趋势，同苏联其他战略、战术的军事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将使任何一名海军部长有理由感到忧虑。

关于苏联海军：

(1) 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它们除了航空母舰外，在建造各种类型的舰船方面已超过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它们增加了两百七十一艘大型水面战斗舰和潜艇，而我们却只有一百七十六艘新舰艇。

当前大型战斗舰和潜艇数

舰 名	苏 联 海 军	美 国 海 军
航 空 母 舰	2 艘	14 艘
巡 洋 舰	30 艘	6 艘
驱 逐 舰	80 艘	90 艘
护 航 舰	109 艘	66 艘
潜 艇	325 艘	115 艘
总 计	546 艘	291 艘

从船只的数量和对比的情况来看，威胁是严重的。当然，我们不能把一艘九万吨的美国航空母舰同一艘八百五十吨的苏联“小型战斗舰”相比。但是，苏联军舰中有一百三十五艘以上配置有导弹的巡逻艇，这的确具有极大的威胁。